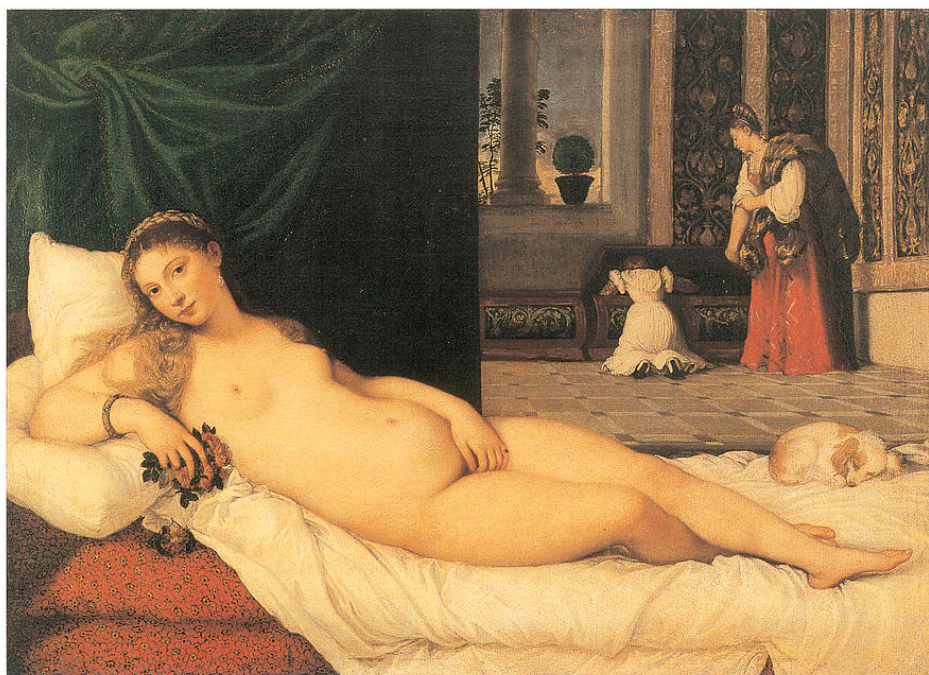


“One might simplify this by saying: men act and women appear. Men look at women. Women watch themselves being looked at. This determines not only most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ut also the relation of women to themselves. The surveyor of woman in herself is male: the surveyed female. Thus she turns herself into an object – and most particularly an object of vision: a sight.”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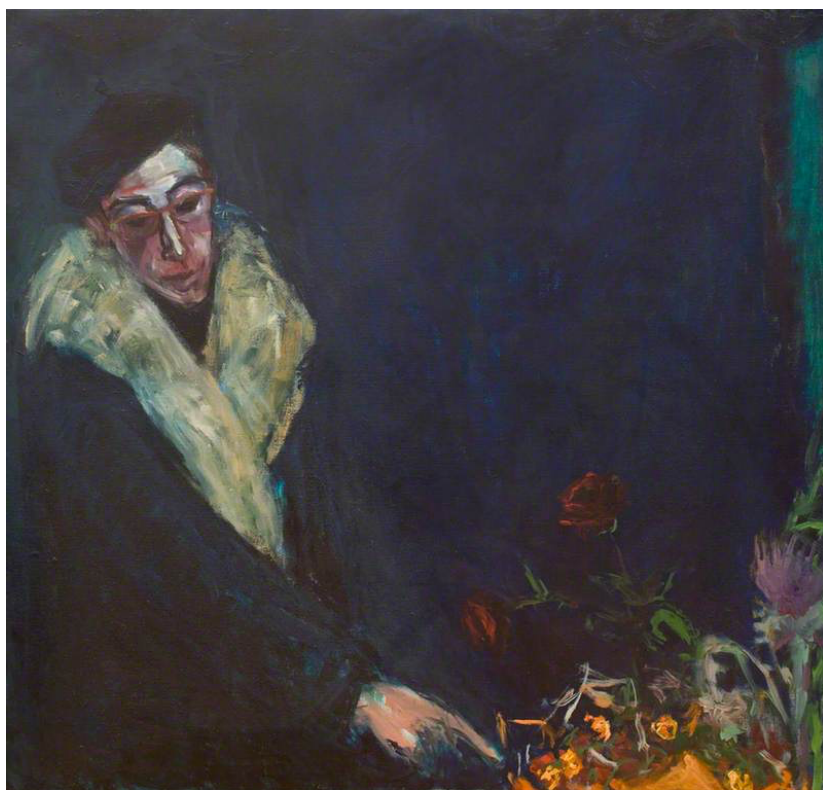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男性凝视（Male Gaze）指的是在视觉艺术中从男性的视角描绘女性，将女性客体化以取悦男性观众。该概念最早由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 1972 年 BBC 播出的系列电影《观看之道》中提出，他描述道，女性被男性的目光测量，成为男性视角中被物化的对象。男性凝视的理论强调女性被描绘成柔弱，诱惑，屈服的样子，以满足男性观众的视觉快感。其实早在 1943 年，存在主义哲学家尚-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就曾在他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中，对“凝视”这一概念有所阐述，他认为凝视反映了凝视者和被凝视者之间形成的权利不对等，因为在这一行为中，被凝视者是“客体”，而非“个人”。

从文学到影视作品，男性凝视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艺术也难以幸免。艺术中的男性凝视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当时画家这一行业由男性主导着，他们创作出供男性顾客观赏或者是购买的艺术作品。当我们看向提香的画作，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画面中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赤裸着身体斜躺在床上，她的身体丰腴且修长，双颊泛红，神态自然，目光从容甚至挑逗地看向观赏这幅画的人。继提香之后，女子斜躺着的慵懒姿势也被许多西方画家沿用，比如马奈的《奥林匹亚》以及戈雅的《裸体的玛哈》。这些画面中的女子无不展现出人体美的高度和谐，她们身形健美，富有生命活力。然而她们斜躺且后仰的姿势以及略带诱惑的神情，仿佛透露出一个信息：她们按照画家的旨意做出这样的姿势并接受外来的凝视。而这正体现了男性凝视中权利的不对等，创作这些绘画的男性画家们很显然是掌权的人，不管他们笔下的女性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还是 19 世纪巴黎的妓女。



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1538

相比之下，由女性画家呈现的女性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她们仿佛不在意观众的凝视，因为她们沉醉在自己的情绪和思想里，这样的绘画作品传达的主题也更加丰富。比如，朱莉·赫尔德（Julie Held）说她的自画像为了捕捉一个特别的瞬间，她在牛津广场外的一个小摊买花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自己几年前给生病住院的母亲买花的场景，那一瞬间，一种沉重的悲伤笼罩了她，也就是画作中这位眉眼低垂，神色黯淡的女子。整幅画面被忧郁的藏青色铺满，就连女人的大衣外套和帽子也是深蓝色，与背景沉重的氛围融为一体。而随着女子手指的走向，观众的视线停留在画面右下角的黄色花束和红色玫瑰，它们象征着希望的到来，这打破了原本悲伤的基调，为原本凝重画面增添了些许活力和温暖。朱莉解释道，即使是在被疾病困扰或人生至暗时刻，一束盛开的铁线莲也可以给你带来片刻的欢愉。透过这一幅自画像，女画家朱莉想把一位情感丰沛，有独立思想的女性展现出来。这位女子没有刻意的姿势，更没有试图和画前的观众有任何眼神交流，她像极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会自己去买花的达洛维夫人。



朱莉·赫尔德《自画像》

除了裸体女性，在面对同一宗教题材，如苏珊娜和长老们，男性画家和女性画家呈现出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这一宗教故事中，苏珊娜被两个好色之徒威胁，告诉她除非她和他们上床，不然就会当众揭发苏珊娜和一个年轻人通奸。由于苏珊娜已婚，这一指控会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极大的耻辱，更糟糕的是，如果被判有罪，她将面临死刑。在许多以男性视角构建的画作中，苏珊娜往往被描绘成未察觉到自己被偷窥，抑或是无力反抗长老们的淫荡意图。例如，圭多·雷尼（Guido Reni）描绘的苏珊娜，在面对两个好色的长老的威胁，表现出了无助，害怕甚至模棱两可的姿态。



圭多·雷尼《苏珊娜和长老们》1620

而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 (Artemisia Gentileschi)，作为在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女性画家，在处理这一题材的时候，突出了苏珊娜在面对胁迫时的厌恶与抗拒。画面构图中，两个长老勾肩搭背，密谋对苏珊娜实施不轨行为，两个人物合为一体呈现出三角形的宽阔形状，像是一座山，压迫在画面下方洗浴中的苏珊娜。正如宗教故事中所描绘的，苏珊娜拒绝了长老，画面中的苏珊娜眉头紧促，满脸不悦，并且以抵抗的姿势举起双手，这也印证了两个长老所做的行为是带有恶意和入侵性的，比起让这两个偷窥者躲在远处监视，阿尔泰米西娅毫无保留地曝光了这两个男人的丑陋行径。许多评论家都指出该作品其实反映了阿尔泰米西娅自己的悲惨遭遇，她曾在十几岁的时候遭遇到一位艺术家的性侵犯。也许是与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产生了共鸣，也许是从女性视角切入，她更能够理解男性给女性带来的危险，阿尔泰米西娅笔下的《苏珊娜与长老们》更鲜明且真实地表现出了人物的意图和喜恶。



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苏珊娜和长老们》1610

除了《苏珊娜与长老们》，阿尔泰米西娅最有名的画作大概是《朱迪斯割下霍洛夫尼斯的头颅》(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画面中被刺杀的男人是旧约中以色列人的敌人霍洛夫尼斯，而持刀的女子是朱迪斯，一位被委以重任的刺客，另一旁协助这一行动的女子是朱迪斯的仆人。画面中仆人由上至下将整个人压在霍洛夫尼斯的身上，避免其动弹；另一边，朱迪斯用强壮的手臂持剑划过霍洛夫尼斯的喉咙，鲜血像泉水般飞溅向四周，朱迪斯没有任何的退步，她的眼神无比坚定，仿佛是一场复仇，反抗在她身上上演的男性暴力。同样的题材，卡拉瓦乔的《朱迪斯割下霍洛夫尼斯的头颅》带给我的冲击并不如前者，也许是因为画面中朱迪斯有意和被刺杀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喷出来的血溅到自己衣服上。与同一题材的其他画作中的男性视角不同，阿尔泰米西娅似乎能更真实地表现女性角色的行为，赋予其强烈的性格。



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朱迪斯割下霍洛夫尼斯的头颅》1612-1613



卡拉瓦乔《朱迪斯割下霍洛夫尼斯的头颅》1598

最后要介绍的是一副现代作品，该作品曾在曼彻斯特的惠特沃斯画廊展出，作品的名字和简介目前无法通过线上搜索获得。这个系列作品中的每一位女性或着装或赤裸，无一例外的是，她们都将目光迎向画框外的每一位观众。据作者描述，她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反映女性对于男性凝视的反抗，画作中的女子们自由，独立，做着自己的事情，她们不是任何视角下的“玩物”。相反，每一个女人都用剑一般凌厉的目光看向观众，既像是对偷窥者的挑衅，又像是对女性客体化无声的反抗。



未知